



正校

韓非子解詁全書

十

□ 13
3426
10



門 13
號 3426
卷 10

韓子解詁卷之十九

顯學第五十九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五蠹

舊刊有第九字

原注楊慎曰非見五蠹之民浮言亂國遂謂詩書不如法律仁義不如耕戰至欲去文學而以吏為師以法為教皆憤世之詞也而其流遂為焚坑之禍而非亦不知其至此必若其文之恠竒高妙則西漢以後不如遠矣
○通扁條畫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有處士之名而無集晉庾峻曰秦塞斯路利出一官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于朝者商君謂之六蠹韓非謂之五蠹孫鑛曰勁而多波肆而藏骨故論竒又難透是韓子之雋昔人與說難狐憤同稱當以今古立論張賓
王曰五蠹顯學篇是韓子絕妙文字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五蠹

原本無楊
百字

昭和十六年九月五日
野村堅
贈

上古之世也。太古人民以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虺屬。

黃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有毒，亦甚最大者為蟠蛇。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羣害。

合木而架之，以為棲身之巢。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

東征賦：諒不登櫟而椽蠡兮。注：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椽巢，引韓子：無有字構，以避以下，作以釋居天。

下號曰民食果蓏。說文：在木曰果，在地曰蓏。音則果切。按：貨殖傳：總之楚越之地，果蓏蠃蛤，不待買而足。地理志：隋作窠，以此推彼，窠並合，作蓏。正義注：去修務訓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蠃蠅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

蚌蛤。蚌文選注：蚌同。此腥臊惡臭，蛤蚶也。腥，以腸胃為根。本。民

而無汁也，惡未敗而色臭也，臭既敗而味臭也。而傷害腹胃，山云：腹當作腸，腸解老。

多疾病有以上十字。脫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也。

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燠化腥臊也。管子：黃帝作鑽燧生

火，以熟葷臊，民食之，無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准上文曰：茲謂之病，悲管子為謬。

燧人氏。選注：脫而民悅。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

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

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

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當於當今之世者，必為

新聖笑矣。新聖後來之聖人，鳳卿曰：天叙天秩之，謂道制度

可知。天叙天秩，萬世之則，聖人相因，不異以聖人不期修古，能變革，非子矣。謂事曰道，可謂誤矣。

原曰：注在不法常行，常之行也。論有當字。世之事，因為之備

隨事為備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

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耕復作更，兔不可復得，而身

讀必論時世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九

九

九

九

九

為宋國笑御覽引此十一字單作宋人笑之○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

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

人舊刊作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陳思王遷都與覽元之

混屯而未合與禽獸乎無別杯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

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洽今人有

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等說

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

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翫司馬遷傳注屋

屋采椽不斲史記徐注糲粢之食索隱糲稜也糲糲粟飯也

糲糧之飯七格注同藜藿之羹冬日麀裘史記麀鹿夏日葛衣

雖監門之服養監門抱關守門者不虧於此矣讀言不險

皇紀虧作穀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為民先史正義

李斯傳同耜音初洽又耒耕禾之曲木耜耕田股無脰舊刊作股史表

子也脰不生毛莊子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涇洪水親自操

肉也兩擲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雖臣虜之勞不

苦於此矣史記苦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子者山璠云當作

下說文以天子對監門是去監門之養奉養而離臣虜之勞也

故陳本傳天下而不足多也稱美曰多言今之懸令一日身

灰子孫累世絮駕原注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讀擁駕也山

及子孫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難去

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騰臘而相遺

以水風俗通引此相遺以水作買水云楚俗常以十二月祭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臘臘皆贈遺也漢志劉是也讀音樓飲食祭也冀州以二月

賈濟

食之春幼弟不饑原注幼弟可饑之也穰歲之秋穰舊刊作疏客必

入非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辞天

子非高也勢薄也重乎土橐橐旅行齎資也土橐者縣令之資財也非下也權

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

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各客難時異事

探世作時唐人避古者太王當作文王處豐鎬之間地方

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下事之以皮幣徐偃王徐偃

今人表作徐偃王荀子注徐國名偃稱王其狀偃仰而不俯

故謂之偃王秦紀裴注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駟謂

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

人間訓陸地之朝者三十一國修勢訓劉氏外紀皆同史

文王恐其害已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

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

漢書

禮記

物本中作

世異則事異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說苑云其所以不服者太山在其南殿山

在其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川因此險也禹將伐之舜

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

苗乃服書曰舞于羽于兩階也共工之戰右堯舉兵而誅共

古今言之屬文之宜也荀子堯伐驩與舜伐三苗禹伐共工

注未詳又秦策載之注此游士之辭凡戰國言帝王事類如

此皆不足辨讀共工氏在女媧時而前乎舜禹而下云干戚

天常竊保冀方唐表言共工氏有地在弘農之間豈舜禹之

後弘農別有共工氏與又案史勾龍生垂垂臣高辛為堯共

工生噎鳴是為伯夷生四岳太岳生先帝先帝生玄氏玄氏

氏乞姓湯革夏伐氏氏人來朝而共工氏世宮則豈是次鐵

傷乎體讀路史無中字鏡中古以革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

鈞距者及乎敵矢及君衣及至也八說注鍊鈞鎧甲不堅者

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

爭於氣力三句說破齊將攻魯魯使了貞說之齊人曰子言

非不辨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謂也評林誤

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墨子去門故偃王仁義而徐

亡子貢辨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辨智非所以持國也

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制之

欲不得行於二國矣鳳卿曰徐魯固無勢力以敵齊楚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亂世

也猶無轡策而批本而御驛馬言不可制也說文驛突也正

此不知之患也急發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民

視舊刊作非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或云何以六字當曰司寇

行刑君為之不舉樂罷音樂也左傳夫司寇行戮君為之不舉為之變聞死刑之報論囚曰報君為流涕禹泣刑此

所舉先王也禮舉稱也恐譽之誤顯學譽先王之功忠孝蕭

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

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父母舊刊無下文父皆見愛而未必治

也父資其嚴君資其愛君君字無雖厚愛矣字有奚遽不亂

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

為之流涕此以效仁也二柄篇曰注效顯非恐脫以為治也

以治古之行化不可夫聖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

法也先王勝其法讀言法令法勝仁也呂子理勝義焦不聽其

泣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明顯著也批本且民者固服

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脩行

明道以遊海內海內說說悅服也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

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

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世主之意南面君國

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

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顧友也仲尼非懷其義句服其勢也君人

之勢不服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六

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賞罰之柄而務行仁義則可以

王是求人王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原曰注則七十

子也則即義通此必不得之數也讀言必不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

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弗變其惡夫以父

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

改增猶言一毫不改也顯學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故曰

其脛毛三字衍鳳卿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讀言以公而

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變惡為善也故父母之愛

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趙本脫於聽

於威矣故卜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李斯傳注許慎云樓季魏文侯之弟

也峭作峭同索隱峻也高也評林峻峭險阻也千仞之山跛牂讀羊也增裴注牂羊

易牧者夷也夷平也山云荀子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

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豎子馮之而游焉陵遲故也數仞之夫世之陵遲亦久焉而能使民勿踰乎又見孔子家語故明

王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釋猶舍也說山

汗泥之中雖鑠金百鎰索隱鑠美也凌雅陰云新鎰之金圓

說文鍊冶金也賈逵國語注鑠銷也說文銷鑠金也案金經

鍊鑠則益精好猶孟子兼金注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國

語鄒陽書並云衆口鑠金鑠盜跖不掇注周南毛傳掇拾原曰

而不掇言以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或云手不掇百

鎰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

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專一而故明主

諸本脫明字今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助賞之所毀

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時之弊當以刑無

本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有功者宜賞今無功者亦

以其耕作也賞之力作者而以其家業也農是國之本也以

其不収也言不見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不可収用也隱逸之士

罪之而多其有勇也彼行如朱家刺孟救而不斬毀譽賞罰

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弟兄兄弟

被侵必攻者原曰注世謂之知友被辱友知識交隨仇者

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私公法廢矣人主尊貞廉

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不事

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攻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

兵弱而地荒矣以不耕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

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有而字俠以武犯

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當作

以文學取取用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

劍養狐憤篇以私劍窮之故法之所非非與誅對八經非

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

而無所定讀言法度或上或下或左右四雖有十黃帝不能

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

之則亂法楚之當作有直躬莊子直躬證父汜論訓直躬其

行直躬事出論語子路呂氏春秋當務其父竊羊而謁之吏謂告令尹曰殺之

以為直於君奉君之法也而曲於父報而罪之論囚曰報讀聞其

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山云疑指下莊從

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

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焦曰舉而加之尚通以是觀之夫父之

孝子君之皆臣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

易降比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總收上二段而而人王兼舉

匹夫之行舉稱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言不可古者蒼

頡之作書也呂氏春秋蒼頡作書本經訓注蒼頡始視鳥迹

又有蒼頡制字說起乃無中生

增信氏華乘引鄭發際六書略韓字自營為次二十三字

者也注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同文舉要人別作三

黃帝史官非古本環作營讀私古文作八八皆也○說文公平分也从

義也△於篆象男子之勢故又音鳥與了是象形之文若自營之△與了絕之了並同音而借亦假借之書也案環私見

人主篇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

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

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於上則必任文學習則為明師為

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

有政如此有政見論語有虞有政之有旧刊則國必亂王必

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可兩立也旧刊無斬敵者受賞而高

慈惠之行斬敵國公利也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九

堅甲厲兵以備難厲厲同吳注利兵也而美薦紳之飾富國

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

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疆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陳深曰並舉儒俠戰

國遊俠風太盛太史公亟稱之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

服事者簡其業謂軍事也而遊學者日衆是世之所以亂也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

言人之所不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

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勢梁肉梁米

之美短褐不完者短當不待文繡寒者易為衣也茅夫治世

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

知作上

婦所明知者不用按中庸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而慕上智之論則其於治

友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

不欺之士舊刊將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不欺之士

士也不欺之術謂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不為羣臣所欺也布衣相與

交無富貴舊刊貴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

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脩

明術之所燭也照也雖有田常子罕之臣弒逆不敢欺也奚待於

不欺之士待恐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

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貞士寡人不足官則治者寡

而亂者衆矣故明王之道一法而不求智也一專固術固守術也

案固恐當作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陳本官無姦詐矣

令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理之當然其用於行也

山璠云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評林作貴貴是以天下之衆

其談言者言論欠文山云談言可証發為只景為辨而不周於用

故舉先王言仁義者舉文英云盈庭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山云歸

於弱聘也鳳卿案致祿退隱也而兵不免於弱此五字無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

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齊策可為

注管仲商鞅商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衆執耒者寡也境

內皆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孫武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戰者多

彼甲者少也舊刊披故明王用其力不聽其言貴其功必禁

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

曰可得以富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

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

之尊則人孰不為也言人皆下發耕戰而以是以百人事智

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王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

吏為師評林後流禍李斯而無私劍之捍舊刊捍外未誤荀

曰捍以斬首或曰恐為勇是山云恐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悍通以斬首脫敵字為勇是脫以字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

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
富有事則兵彊此之謂王資王業之資既畜王資而兼敵國之釁
舊刊作豐通用隙也增韓策今疆國將有帝王超五帝侔三
之豐既瑞代曹公書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王者必此法也令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
外內稱惡稱惡當以待彊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
非有分於從衡之黨秦策高注連關中之謂從則有仇讐之患而
借力於國也從者合眾弱舊刊作強非以攻一彊也蘇秦合六國
而衡者事一彊以攻眾弱也張儀連六國以事秦皆非所以持國也今
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
則舉圖而委地獻舉國之版圖請降效璽也印璽也而請兵矣獻圖則地削

鳳神按據
下文國地
必改句不

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舊刊國削當依國小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
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
而伐大則失天下六國也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王卑救小未
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恐多字未必
不有疏疏隙也有疏則為彊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
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彊則以外權市
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
說客自王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崔云雖恐
得利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也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
之迂評云聽說舊刊有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則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一

當作
于變

而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為用增繳之說而傲倖其
後讀言虛言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
是人君不明於舊刊作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
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實外謂合從連衡之類大可以王小
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疆則當作能
攻人者也當有而字治則不可攻也治疆不可責於外舊刊
未內政之脩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言不事則不
至於治疆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
工也故治疆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
失言所資者大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

評林衛保
述屬上句
作急齋
文

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
舉史周赧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
秦秦昭王怒攻西周西周君奔秦盡獻其地是歲王赧卒
周氏遂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汲冢古文魏惠成王如衛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
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信賞必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
效以堅其城守此言自強之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恐脫於堅城之下淮南侯傳
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晉語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
乎注頓弊之左傳師徒不動甲兵不頓注城也管子頓戟一
戰頓與鈍同賈誼傳芒又不頓注讀曰鈍吳語使吾甲兵鈍
弊越世家頓又按兵正義頓又築而使疆敵裁其弊也裁計
墨壁也山云頓與屯舍之屯同非

迂評皆
作如論
則其作
其或已
為以記

強敵乘此必不亡之術也。會必不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其破也。此謂由縱橫之事也。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振也。振救也。民之故計，讀猶言常計也。故智之故。皆就安利，皆避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功者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日弗論，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託有威之門以避，備役而作為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託有威之門以避，備役而無居，故內置省部寺監，外列百司庠序，莫不各有所治，增全解舍言復除也。按說疑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管子上彌殘苛而解舍完則遠戰，離行也。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

當作商
身王寡

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主旧刊迂評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讀云趣本務而外末作評林景。今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評林無也字。商工有財矣。茲貨財賈，旧刊作茲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歛倍農，出舉取足，倍農耕之利。一云倍而當作侷，其得利也。多於農民。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讀耿介之士，言戰士也。高價之民，言買爵者也。高當作商，廣絕交。是故亂國之俗，論耿介之士疾其若斯，斯，注引作商賈之民。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籍，因也。稱先王義盛，容服而飾辨說以疑當世之法，而二人主之心，旧刊二其言古者為當作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遺，忘也。一曰外字句。

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五官見

上有五官以牧其民則眾不敢踰軌而行矣下有五橫以撻其官則有司不敢離法而使矣注橫謂紀察之官得

者也五官各在橫曰五橫也五官之禁豈此耶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

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涕靡

之財評林謂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陳

曰至此說出五蠹名曰揚升菴曰未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反言總

顯學

舊刊有第五十字顯學士之積學而有功也

韓文所謂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是也

原法真說南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冑之士所養

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一篇主意在此數句曲折往復引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孔子也墨之所

至墨翟也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班固自孔子之歿也源遠

益有子張之儒史記顯孫師陳人字子張按有子思之儒藝

志子思二十三篇名似孔子孫有顏氏之儒顏有孟氏之儒

為魯繆公師或曰子思原憲字有漆雕氏之儒漆雕

藝文志孟子十一篇什一證論云軻字子車有漆雕氏之儒

弟子有列傳師古曰聖證論云軻字子車有漆雕氏之儒

藝文志漆雕子十三有仲梁氏之儒諸本作仲良今從陳本

正子孔察聞恐孟子弟子五車韻瑞引此作仲弓即冉有孫

雍字孔子弟子古令人表載仲弓為上中等人猶顏閔有孫

氏之儒恐脫公字藝文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注七十子之

刊本陶淵明
集載甚多
誤

一本有道之
儒不以道自
居

指孫卿
有樂正氏之儒
樂正子孟子弟子古
今人表為中上人
自墨子之歿也
有相里氏之墨
莊子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
方之墨者皆獲已齒鄧陵子之屬
有相夫氏
之墨
一作祖夫鳳卿曰合作胡非氏以形似誤
藝文志胡非子三篇注墨翟弟子可証
有鄧陵氏之
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
聖賢羣輔錄云夫子沒
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
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簞門圭竇夔臚緇
併日而食有道之儒者子思氏之所行也衣冠中動作順大
讓如慢小讓如傷者子張氏之所行也顏氏傳詩為道為道
諫之儒孟子傳書為道為疏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
為恭儉莊敬之儒仲梁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
之儒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
道為潔淨精微之儒三墨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不
枝於眾此宋研尹文之墨裘褐為衣跣躄為服日夜不休以
自苦為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皆譎不同相
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辨相訾以簡偶不忤之辭相應此苦
獲已齒鄧陵子之墨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

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
陳本評林無後字旧刊有評
林音古事無定不可行世
孔子墨
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
無定
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
誠猶真也言空談
無據不可用也
殷周七百餘歲
七
千有
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
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
山璠云
不字衍
無參驗而必
之者愚也
古學湮滅無所參考憑信
必其成述者自用之意也
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
不能等度而信用之而取
據於他人者飾詐之誣也
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
誣也
無參驗
不能必
愚誣之學雜
旧刊
作襍
友之行
讀或半法堯舜半雜
或全反堯舜行
下文
明王弗受也
不聽
用也
墨者之葬也
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
棺三寸服喪
太平御覽
執喪下同
三月世主
旧刊
主字
品景有以為儉而

當作

禮之莊子說墨子曰桐棺三寸而無槨儒者破家而葬債子

而償債子而償四字据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大毀御覽作毀

將非孔子之後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之是孔子之孝將非

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見墨今孝戾侈儉俱在

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增不色撓顏色

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言

而曲則雖賤人尚懼避之若夫自反而不曲則雖尊貴無

所憚也增臧獲奴婢賤稱七命違世陸沉注孔安國尚書傳

謂子讓曰自反而不直雖褐寬博吾不揣焉自反而縮雖千

世王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鬪爭當

取不隨仇評林云不念則惡也屬脚按謂不追隨

不羞囚圜小耻在縲紲之中評見侮不辱

見侮不辱莊子宋榮子

然笑之圓云荀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

息兵救世之鬪此人之德可以為主矣宋子蓋尹文弟子

世王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

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以廣為是則專暴者非宜取其

今寬嚴怨暴俱在二子人

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上刊學作辭据雜反之辭爭評林

而人主兼禮之諺矣故諸子橫議今寬嚴怨暴俱在二子人

新刊諸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十七

常議舊刊作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冰炭見家語致思寒暑不兼時而

至雜及之學不而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荀子注

使同者異異者同也或曰莊子所謂大同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安得無

亂乎言人主不能辨其是非而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

聽言既不辨其雜謬而措之治民又必混淆不能知其善惡也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

與貧窮地以實無資讀言與貧窮之民以地而今夫與人相

善也牛子章云善等之誤讀就其所厚善之人而言之無豐年旁人之利而獨以完

給者非力則儉也讀豐年之利獲收之多也增旁入言竹木畜產之類

災害疾疫播以貧窮非惰則奢也無奇業旁入而猶以富給非儉則力也評林無豐年之可以多稔无富人之可以旁藉而獨能生殖富完自給者非力作則節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

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廢其業也評林作墮墮深曰設侈

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歛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

是棄力儉而與後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

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評林危邦不入不處軍旅評林不以天

下大利易其脛一毛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

世王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人主貴其智能遠危難高其行能不利天下也

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

易民死命也讀言懸爵賞田祿以募民死也增素說使大陳善田利宅所以戰士卒也賞祿所以盡民力易

也下效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

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服役文學而議說雖本有世

學下卷
鹿守

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
評林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
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名通讀言勵也
節操參以名譽不為人所執操不侵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
之以劍有怨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上增荀子善在身介然必以
自好也說苑申公子倍自好也孟子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
闢之勇毋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毋私闢日刊不可得
也國出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言勇戰之所養者非所
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史記引作寬則亂名譽之人
並無者字○此四且夫人王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宣布之

宜而用其身川刊官而作而宜評林其言之當理而若非其
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
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讀幾察也察諸幾微如闢譏不征
與處久今如旧刊補久而行小稱其貌家語子羽有言
其貌與此合而史記乃云狀貌甚宰予之辭雅而文也爾雅
惡孔子以為材薄也蓋傳聞誤文章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辨故孔子曰以容
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
有失實之舌今之新辨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
也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其孟卯

之辨而有華下之患華下見秦趙任馬服之辨而有長平之禍

史記趙孝成王六年秦將白起破趙將軍趙括為馬服君之子此二

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增越絕書薛燭曰夫寶

論劍色黃白堅物區冶不能以必劍評林言雖區冶善劍不

覽其訓區冶生而事鈞之劍成注區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命

楚之陽劍歐冶所營注越絕書曰吳有下將越有歐冶斷駒

馬趙策吳干將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孟獲秦傳

陸斷牛馬水截鵠鴈山則滅獲不疑鈍利而解也鈍問恐

云又見韓策荀子強國則滅獲不疑鈍利而解也鈍問恐

脫於字下發齒吻形容讀觀馬必啓其口視其齒增一本形

以下文例
上脫於字以
上文比服下
此脫字餘微

辭言了羽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

疑於愚智故明王之吏宰相必起於州部先試之州郡守令

廟堂之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選

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磬

石千里不可謂富家人百萬不可謂疆象人也石非不大數

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疆者磬石不生粟不毛象人不可使

拒敵也諸本脫石字喻今商官技藝之士商官當作官商讀

官者亦不耕墾舊刊作而食是地不墾與磬石一貫也猶言同

任助代齊明帝表毀譽一貫注莊子老聃儒俠毋軍勞顯而

榮者增會作則民不使與家人同事也空言無夫禍知磬石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

官商讀以
技工受俸

同刊下作
石磬

象人恐倒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

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評林言

以眼關內之侯必曰春秋魯請比關內侯以聽春由君傳韓

民也內而萬乘之王秦策作韓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言威

必為關中之侯魏侯誤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言威

足以身魏策越王使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男為臣女為

謂秦族訓百姓歌謳而樂之諸侯執禽而朝之左傳男是故

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評林見臣服於人也故明君務力

夫嚴家無悍虜史記悍作格索隱嚴整之家本無悍而慈母

有敗子增曰子家慈怒則豎子嬰兒之有過吾以此知威勢

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因不如威之喻陳深

世二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為非也

恃人之為吾善也境內不什數什字見孟子奉吾之用人不

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言多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圓之木千歲無輪矣

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迂評論民不自雖有不恃隱括

而自直之箭自圓之木山云多上有字鳳良工弗貴

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民評林賞罰不用而明王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

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原曰注適然也而行必

評林

然之道今或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

增為字句言善事之不可必者陳深曰論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

謂之不能然增句謂疑說誤則是論也增言說之而不能如其言也

于事也論性命之不可如何者夫論性也陳本脫十三字增謂此四字注文誤入正文非以仁義教

人是以智與壽說人也旧刊無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嫱

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御覽引韓子曰如脂粉則模母

進御蒙不潔則西施棄野學之為脂粉亦厚矣言先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

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王急其助助當作功謂成功

而緩其頌評林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智壽之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

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旧刊係千歲下同若汝必景圖作千秋千秋萬歲之

聲括耳讀語誤增說文語謹語也而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

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賞罰法度而語已

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

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

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受也故明王舉實事去無用不道

仁義者故讀邪明主使民飾於道之故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

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

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

用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增剔讀為

或曰剔剔抉剔利直也

或曰欲字衍

迂評說益

迂評別
上有而

此論民智
不及不可
與應始

曰屈石
層之誤
皆人字

致腹痛音替原注髮也不刺髮則氣結故不擱瘞則寢益原日注謂

而潰之披則腹痛不擱瘞則寢益注瘞癰也以小兒喻愚民

當擱獨別以除其疾勿姑息使養癰滋毒也案諸韻書旧本皆

不載獨正韻賤補入屋陌逸字謂癰副有逼相二音未詳考

擱即俗副字韓子雖加手改你擱不必信從○吳任臣云擱

數救切音覆見韓非子增擱注你擱或古字通周禮爾辜注

謂披礫牲也注威恐滅誤字云披驅倒關君長云披一作破

字典引此注云瘞癰也當擱別以除其疾勿養癰滋毒也案

漸滋也別首擱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

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去疾除害乃大利也

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以上為酷也脩刑重罰

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

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教戰陣閱士卒并力疾鬪

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

知悅也原注謂民不悅也○陳本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智

哲通明也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尾石注原日

以擊子產闕畝樹桑鄭人謗警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

智為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為治也孫鑛曰

不尚儒兩意俱有

五蠹篇總評迂評於題注下

一篇數十萬言胸中如萬斛泉源滾々不竭而縱橫變

化無中生有愈出愈奇每段一意並不雷同看他譬中

有譬喻中又有喻天下事勢如指掌作長篇文字如此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九 二十三

顯學幕總評

議論甚暢華勢甚縱逸然骨力鮮瘦且開合六者亦非
冰到渠成未見篇注
景函為董思白之說

韓非子解詁卷之十九終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

五十一
五字

舊刊有忠孝第五十一人主第五十二
飭令第五十三心度第五十四制分第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 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金澤 市嶋敬之維頭校

忠孝 舊刊有第
五十一字

原注是篇駁駁堯舜湯武賢人烈士下及縱橫之言總
虛談不可用惟當以務本節用為先放言無忌是老莊
遺孽讀者審之補陳深曰此篇殊不雅馴莊周所謂謬
悠之說無端崖之詞時縱舍而不儻讀者別見隻眼評
林曰悍辯強詞文勢如走盤之珠矣鳳卿案駁駁歷聖
警策世主此是老禪罵佛贊祖之手段恐其取名而忘
也實

下林臣
字有者
也今問
脫所謂
賢臣者
能明法
碎治官
職以戴
其君者
也十八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為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
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一篇大旨悉在此三句餘皆以堯舜
之道為是而法之是以有亂君有曲父堯舜湯武或又君臣
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為人君而君其臣舜為人臣而臣
其君舜受禪為君湯武為人臣舊刊脫而弑其主刑其尸史記
武王至紂死處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而天下譽
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也
畜養也詳林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為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為賢而
云畜止也非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為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

為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湯武為口實父而讓子君而
讓臣此非所以定位教之道也定君臣之位臣之所聞
曰臣非自謂也陳深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
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此是即堯舜明王
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程
無常逆道也而天下常以為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簡公
弑於戴氏奪子氏於宋戴氏指子罕子宋姓詩必宋之子左
田常弑於子罕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則
亂賢亦非真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意記曰
見孟子見蒙所誦舜見瞽瞍其容造焉見難二原注造愁負也孔子

五尚通

新刊韓非子解話

卷之二十一

二

評林脫下也字

林迂並以

近作

評脫下也字

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

孟子既辨其非孔子之言言於

勢已岌岌乎不可支矣增墨子孔丘與其門弟子間坐曰天

舜見警腹就焉此時天下岌岌乎就懼同楚葉汙明慨焉吳注

不安負莊子許由曰殆哉岌乎天下顏闔有道者父固不得

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之道也

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為臣主退不得為父子邪旧刊脫得字父之

所以欲其有旧刊作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君之所

以欲其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為

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為君則君之處位也危必

為臣所奪也為父為君間並插之字看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為害

耳豈得和哉焉置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齊

以賢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

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臣君臣不願執退而不為家受

治不是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臣君退不

為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天下之

亂術也警腹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翁而增殺之放父

殺弟不可謂仁此戰國安傳侯毒帝一女而取天下不可謂

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也或曰信是舜出則臣其君人則臣

其父妾其母妾猶云婢使也費誓臣妾通逃孔傳男曰臣女

尚云太上未建上皇之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三

絕嗣而外矯於君矯直朽骨爛肉施於土地指關龍逢流於川谷不避踏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偏偏而偏願入也此皆釋世而不治是也是當世之所為烈士者雖眾獨行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莊子列子以爲恬淡無用之教也無實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數出於無用者數術天下謂之察臣以爲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原脫此四字不可以恬淡必以言論忠信法術言論忠信法術原脫此六字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徐鉉曰競競取父之家非孝子也忠臣之事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爲人子而

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彊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誦謗其親者也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字恐是誦謗其君者也山云荀子舍後王而道上古譬之非行讀是誦謗其君者也是猶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也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刊知上補入字看而非其君者天下賢之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功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於事主者爲忠臣古者黔首史記始皇北六年今天下為三十六郡更名氏曰黔首注云黔亦驚黑也鳳卿案始皇十四年韓非入秦遇害而黔首之名立在此非歿後十餘年則此篇為後人實愧容蠢愚原曰注愧容蠢愚愧忘情見說林上愧容蓋無心不曉事之良如慎密之密禮記哀公曰寡人蠢愚冥煩蠢蠢焉山云子曰審分夫說以智通而實以愚愧靈樞本神志意愧亂智慮去身音釋曰愧音悶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儂訥智慧

評林儂薄訥不通也智慧小術也增儂訥巧慧細察之義

荀子鄉曲之儂子注方言儂疾也又慧也輕薄巧慧細察之義

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

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

不足以禁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讓之而不受也

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已有天下而無以天

也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成者盜跖是也此

三者殆物也讀危事也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三者舊刊作

量法度賞罰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也設教始

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人平當作上太上之類之士不可以賞

勸也天下人平當作下大下之之士不可以為刑禁也多為

然為太上士不設賞為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

矣故世臣世旧刊作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行侯言從者

曰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

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所以成治也

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而正五霸不待從橫

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在內治國政而制外敵耳

人主旧刊有第

篇內大臣左右近習當途總謂權臣也賢士智士能士法術之士總謂法度士也立說自孤憤中來鳳卿案是

亦實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大貴左右也舊刊大威也舊刊

親也至擅權勢而輕重者而窮所謂貴者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

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輕重邦典有度量此二者不

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

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

勢者人主之筋力也今大臣得威貴威左右大臣互左右擅

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

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向舊刊使虎豹失其爪牙

則人必制之矣則不能勝人而為人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

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

評作
今夫

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發奪之故身死國亡宋君為子罕

為田常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齊簡之過也並舉國名

此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上賢與當途之

臣權不相容也和氏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人臣不得制斷

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

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管其私也管子養上下

之柄下則用人材力上下之利皆用繞身故曰環其私因考

秦策極身毋一盡公不還私還讀為環注還及顧也恐誤荀

子不還私小友君亦爾又云比周以環主左右近習朋黨比

周周合以制疏遠外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

論裁得其議論以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有術即有術

推考稱量也

屬數之屬

因人事

二臣不並立去當塗之臣則法術之士進矣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
 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
 能蒙來亡之危而進說乎蒙犯也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刑
 作者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
 能賢能之士進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
 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原注俠客也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游
 宦之士原注遊說也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
 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託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
 於人也或有所智舊刊作知狐憤同聽用之也而聽之入因與
 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

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
 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類薄疑之也故智者決
 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
 之明塞矣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王子比干諫紂而剖
 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吳世家賜子胥屬鏹之劍以及索隱劍名見越絕書
正義屬音燭鏹刀于及圓謂屬注通用鏹纒假借注此三子
纒毒淬之劍血注一纒則人立死也評林俱見前者為人臣非不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來亡之患者主
 不察賢智之言而蔽舊刊有於字愚不肖之患也今人主非肯用
 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
 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舊刊有第
五十三字

原注通篇綜核之語極極極極極極別是一局而陳醉戰國
偽書多類此孫鑛曰瑣語俾措於八經劣於揚權陳深
曰此後三篇體裁各異腹中蓋有奇碎也危側逐
詭不欲人知之者讀亦不可以時目觀之

飭令則法不遷讀言法度一定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

以善言售法讀善言仁義之言任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

言讀多虛行法曲斷讀斷決委以五里斷者王原注法必參

斷之速必斷謂定其罪也曰注能參以九里斷者疆舊刊既

驗五里然後斷定其罪如此者王也宿治者削原注宿治停閣不斷也舊注以

刑治以賞戰厚祿以用術國無姦民則都無姦市物多末聚

末謂商賈農民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

必以其力讀言任官役使必以納粟也猶言買如握粟

所云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免罪如此則震增震勵也山

不怠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原注雖受不多然無當則

三十寸之管而無當天下授官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

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鳳卿曰威其國無

敵國原本陳本無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有者

塞增見者謂于君者有塞與無當相反中庸不變塞焉注塞

猶實也鳳卿曰塞限也謂君者必謹省已奏君者必謹不

言此謂以智出治舊刊出以言去言或曰去以功與爵者也

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按兵

不攻必當當下恐朝廷之事小者不毀言雖小事不敢毀譏

動于戈而當自來朝廷之事政也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僻議不得於不

得以相干也議非在其位不是謂以數治術也以力攻者勇戰

也也出一取十以言攻者謂言攻也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

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難易對文增其能勝其害當依

其任而道壞增合作餘力於心莫負乘官之責於君乘兼之

篇作兼官之責物氏謂負乘本易不得文義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增作明君

手傳寫誤耳鳳卿按明使下文云重刑明民大制使人是或云明恐當作辨故莫訟原注怨惡平

使士不兼官故技長原注任用專使人不同功故莫爭言原

賞罰明故此謂易攻上下恐有錯誤重刑以賞上愛民

不爭也此謂易攻上不受民民不效賞利出一空者賞

效賞多賞輕刑原注輕上不受民民不效賞利出一空者賞

罰出則君原注空者原注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空謂君原注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守管了利原注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必貨利慶賞威刑原注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為國之道利出一空者原注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冠婚者人道大倫周漢之官人原注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出此一孔也故王魏晉官人尊中正立九尺卿有異政家有競

心此出二孔也故強江左代北諸姓紛亂不原注其國無敵利出一空者原注

政煩於上亂於下重刑明民遠人而威服人大制使人

則上利法言重其刑則君上之利也行刑重其輕者輕者

不至重者不來原注此謂以刑去刑罪重

而刑輕刑輕則事生原注此謂以刑致

刑其國必削

心度

旧刊有第五十四字。據攷古法。競于。心度。意。詭。文。亦。詭。一。冒。便。見。主。意。此。篇。謂。嚴。刑。主。于。利。民。非。以。讐。民。乃。刑。期。無。刑。之。意。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利民而已故其與之刑

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無功者以姦受利。蓋民非刑不肅。實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

夫民之性喜亂而不親其法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

功嚴刑則民親法言安於法也。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

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言服民心於戰也。

禁先其本者治或云禁先倒。厚。卿案。禁兵對文。兵戰其心者勝戰其心為上。戰其兵為下。

者疆危戰者勝夫國事務先而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

告而姦不生尚君傳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疆不

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疆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

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固其所以立異也

故明君操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明王操賞罰。法度。則上。位重。國民治。故法

者王之本也刑者愛之首也旧刊首作自。誤。增。中。庸。知。風。之。自。謂。所。由。生。夫民之

性惡勞而樂佚佚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

天下者必塞上下之情不通。故欲舉大功而難致力者大功不可幾

而舉也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故治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一

十

聖刑開脫
故治民者
四字
迂評無
其序

與期同

迂評無也字

也開猶用

民無常唯治為法法與時轉則治因時轉移不膠治與世宜

則有功故民樸而禁之以名則治維之以刑則從時移而治

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故聖人之治民也法與時

移而禁與治變能越越當力於地者富能起力於敵者疆疆

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開在所塞開民以賞塞民以刑塞其姦者必王

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治不亂謂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

而治之者削治也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

國也適於不亂之術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

好力者好力者謂出其其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

不事力而恃私學者游說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

故立國用民之道也能閉外閉外謂不使塞私而上自恃者

王可致也禁令行於其國施及天下王業成矣

制分原注大得意則人大笑

原注制者制刑賞也分者別自功罪分明也法重者得人情刑輕者失事實故有告姦之法其說起于商鞅文

字亦奇

夫凡國博君尊者博大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

於天下者也十九是是以君人者分爵祿制刑法舊刑刑必嚴

以重之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

失事實且夫效力者謂效也民之所有者也人情莫不出其

效力以致其所欲而好惡者上之所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

迂評作

刑罰上掌好惡賞功罰罪以御民力御治事實不宜失矣

宜乎宜字行一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

也言惟為善而不知秉法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

宜務分刑賞為急原注分別功罪也案欲治其治國者莫不

有法然而有存有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原注不分謂治

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原注分別也有時曰刊作持或以異為分

井子章云誤以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察明也明獨分也

也原注獨斷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受賞須

為務善以字倒置與商鞅之是何也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

也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

理也關通也通然則去微姦之道奈何其務令之相規其情

者也原注規即下文闕意謂相則使相關奈何曰蓋里相坐

而已原注同里有罪非必相坐蓋里蓋與闕禁尚有連於已

者連連坐也增尚賞省文不告姦理不得恐脫相關闕誤掩

也其身不違惟恐不得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字惠曰闕者多

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原注民互相宥過者免罪

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或云誅如此則姦類發矣發姦不

容細私告任坐使然也原注任保也同里相保夫治法之

至明者任數原注數也不任人是以前有術之國不用譽山云當

因作譽而得人之情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爭其地

而弗能圍禁者通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虛而任法凡畸功之循約者難知功之

法度曰畸功循約謂畸功之倫飭過形之刑通用於言者難

見也是以刑賞惑乎貳原沈貳疑貳也所謂循約難知者姦

功也臣過之難見謂奸臣過度不可者失根也海保留曰畸

可刑也過形失根也則可刑也未見可賞者故循理不見虛

功實者度情詭乎姦根原注虛功難知姦根則二者安得

無而失也原注兩失謂是以虛融谷之上增立名於內而

談者說客為畧於外原注姦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善

也屬俗而容乎也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

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當作貳原注功故實有所

不字恐脫至而哩失其量原注量稱量之法量之失非法使然也

法定而任慧也原注任慧即作聰明也○圓謂法有一定易

慧則巧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勢其先務原

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是以賞罰擾

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白明

金澤 林寬李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終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二十

上三

韓子解詁卷之二十一

附錄○迂評采史記秦策李斯傳子瞻子由二論楊慎辯作附錄陳明卿

本趙如源本因之今刪去李斯督責之術條移二蘓楊慎論於總評中新增徐師曾參定說難孔鮒答武臣辯王應麟解證桓譚新論葛維川等言以備參觀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瑯儀甫纂述

韓非傳

史記○原本兼收舊注煩重多誤謬今為刪落更取古文折義史記論文評語間或下箋注以警初學得知古文步驟而參說難篇異同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

謂申商之學漢是錯傳學申商刑名

於張恢刑形古通王道篇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楊權篇君操其名臣效其形是也定法篇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為法而其歸本於黃老故著解非為人口吃不能道說語詳末局

而善著書

論文應著書

與李斯俱事苟卿斯自以為不如非

論文傳後

四十字

津田氏山張

卷之二十一

死於李斯先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名韓王不能用

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契本傳作勢持勢字

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以求人任賢外儲說右上傳

而加之於功實之上論文述

以為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

急則用介冑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尚虛名異

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論文即上意觀往者得失之變

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論文應著書欲

然韓非知說之難為說難書甚具終死於秦不能

自脫論文未出說難先說難曰凡說之難指摩非吾知之有

以說之難也

折義知事情之當否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意

之難也

折義分折得失且又非吾敢橫佚不能盡之難

也

折義其言縱橫放逸全不留餘是其膽三者近取諸身可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折義所說

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二段論文此所說出於

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

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

折義見彼無心於世務而迂濶不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

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史記本傳

三

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折義此不可以當所說之心者

難與言在今日世界中大約皆是這一種人求前二種人亦

不易得可發一歎論文三比應前三比而末比則兼兩義法

此之不可不知也折義結上文夫事以密成語以泄

敗得着的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折義

而暴其惡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人不可以說

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折義交淺言深不夫貴人

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嫌於彼顯有

所出事乃自以為他故論文他作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折義

嫌於破人之私彊之以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謂

遂事不諫類折義勸阻人佛入意所以取終○已上身危六

段即下文所云是者為戮之意論文三比之後衍作六比或

長或短或散或排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聞已折義論尊貴之短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驚權折義論卑賤之長論其所愛則以

為借貸折義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齊威王之類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

折義其素不善之事如商鞅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折義

過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折義厭其過詳鳳卿曰不順事陳

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折義鄙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折義

病其過繼○已上八句即下文所云薄者見疑之意此說之

難不可不知也折義又總結其難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折義飾糝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

說之心而分折之蓋人主行事各有其所貴重所羞彼自知

其計折義智同論文則毋以其失窮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

敵怒之折義有敵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折義有所難

概所以平斗斛猶裕言兜頭蓋也○三句皆云飾敬滅魄

心邪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曰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

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折義併所同者有與同失者則飾

其無失也折義併所同者亦滅其所醜五句又進大忠無

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折義起乃後申折義其辨知焉此所

以親近不疑折義如此始得入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辨

之難以有所申知盡之難也折義謂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

渥深計而不疑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折義飾其身謂取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折義

即曠日彌久之意至此說方可盡矣就信用之後言盡字承

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折義于作於必聽於上之

與而自已求之之意故此二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涉世如

此其污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折義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之

尹百里奚兩喻引起承上起下作過接宋有富人天雨墻壞

其子曰不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

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折義進說而起証昔者鄭武公

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
 其思曰胡可伐迺戮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折義三言
 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亡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折
進說而犯人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
忌者此其一證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折義此段證上文不知所說
所以自處論又連出三喻恐排比難看故昔者彌子瑕見愛
 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死
 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
 母之故而犯刑罪禮注故謂疾也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
 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鳳卿曰念當作食折義

其證

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
 嘗食我以其餘桃折義無其字進說而遇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論文又自作

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折義此段證上

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

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幾矣論文一篇文字曲折無窮猶恐其直至末文人或

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論文偏不曰嗟乎寡人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史記本傳 五

有惡見

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

折義林西仲曰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拏定難字層層洗發第

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人主之心則求合難第三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不相投則見信難第四段謂遊說之術在於明入主之得諱入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庖廚蒙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隣父關其思不善處短明迎合之難為二難三段實證第六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結之難為四段實證末段以龍為喻嬰鱗是戒惟恐不絕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徒未有如此之描寫曲盡者然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死於水善拳者多死於鬪古今無不破之術而挾術有必窮之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可為患得患失行徑是篇本不足錄但李斯曰此韓非之所恨坊註紕繆相沿誤人不得指出正之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論文應韓不用迺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論文應李斯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

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

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

得見秦王後悔之恐亦其詐術使人赦之非已死矣申子韓子

又帶出申子皆著書傳於後世學者多有公孫弘晁錯輩余獨悲

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論文激還前不能自脫數語目瞭照映太史公曰

本書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

施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儉少恩皆

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論文四論三脚以老子作主仍歸到老子結

參定說難文體明辨曰說難有兩篇其一見韓非子意足而文煩其一見史記文省而意闕今取二

本參定于左使覽者得詳焉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難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辨之難能明吾
意之難也又非吾敢橫失而能盡之難也凡說之難在知所
說之心而可以吾說當之所說出於名高者也而說之以
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而
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實為厚利
而顯為名高者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
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而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事如此
者身危顯有所出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巳矣
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其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
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己也如此者身危周澤未渥也而語
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亾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
危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惡如此者身危置
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置以其
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
以為問己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論其所憎則以為為嘗亡徑省其辭則以為不智而屈之汎濫
博文則以為多而久之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
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
飾所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彼有私急必以公義示而強之

音解

其意有下而不能已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其心有高
而實不能及則為之舉其過見其惡而多其不行有欲矜以
智能則為之舉異事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
伴不知以資其智欲內相存之言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
其合於私利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其合於
私惠也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
必以大飾其無傷也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彼
自多其力則毋以其難概之自勇其斷則毋以其論怒之
自智其計則毋以其失窮之大忠無所拂辭悟言無所擊排
然後極聘智辨焉此所以親近不疑而得盡辭也伊尹為庖
百里奚為虜皆所由至其主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
無殺身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庖虜而可以振也此
非士之所恥也夫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也爭
持此說之成也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因問羣
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怒
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遂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
築且有盜其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
子而疑隣人之父此二說者其智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

者見疑則非智之難也。處知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
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昔者彌子瑕有寵於
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彌子母病。人聞其告
之。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刑罪。異日與君游於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
曰。愛我哉。忘其口而念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
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故彌子之行。未變
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故有愛於主則智
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
愛憎之主。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
下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姚賈譖殺韓非

四國為一將以圖秦。秦王召羣臣賓客六十人而問焉。
曰。四國為一將以圖秦。寡人屈於內而百姓靡於外。盡為之
奈何。羣臣莫對。姚賈對曰。賈願出使四國。必絕其謀。而案其

姚本國策
史記注引
東並知作

下君上恐
慮其字

兵乃資車百乘。金千斤。衣以其衣。舞以其劍。劉本舞姚賈辭
行。絕其謀。止其兵。與之為交。以報秦。秦王大說。賈封千戶。以
為上卿。韓非知之。曰。賈以珍珠重寶。南使荆齊。北使燕代之
間。三年四國之交。未必合也。而珍珠重寶。盡於內。是賈以王
之權。外自交於諸侯。願王察之。且梁監門子嘗盜於梁。臣於
趙。而逐取世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與同知社稷之計。
非所以厲羣臣也。王召姚賈而問曰。吾聞子以寡人財。交於
諸侯。有諸。對曰。有。王曰。有何面目復見寡人。對曰。曾參孝其
親。天下願以為子。子胥忠於君。天下願以為臣。貞女工巧。天
下願以為妃。今賈忠王。而王不知也。賈不歸。四國尚焉之使。

新刊韓非子解詁

姚賈譖韓非

魯即
庸不
備其
字衍
北誤

曾國
豈本
誅下
有於

賈不忠於君四國之王尚焉用賈之身桀聽讒而誅其良將
關龍逢紂聽讒而殺其忠臣比至身死國亡今王聽讒則無忠
臣矣王曰子監門子梁之大盜趙之逐臣言韓非姚賈曰太公
望齊之逐夫為老婦朝歌之廢屠不子良之逐臣子良棘津
之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管仲其鄙人之賈人也無南陽
之敝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賈以
五羊之皮穆公相之而朝西戎文公用中山盜未而勝於城
濮此四士者皆有詬醜大誹天下明主用之知其可與立功
也使若卜隨務光申屠狄人主豈得其用哉故明主不取其
汙不聽其非察其為己用故可以存社稷雖有外誹者不聽

雖有高世之名無咫尺之功者不賞是以羣臣莫敢以虛願
望於上秦王曰然乃復使姚賈而誅韓非齊策矜功不立虛願不至此皆幸樂
其名而無其實德者也

李斯督責之術

李斯申稱申韓之激論以媚秦二世固不足錄

史記

韓非非聖人辯

孔叢子

鳳卿曰朱元晦云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今讀其書出後人之手無疑然稱韓子曰聖人却知漢魏推用韓子不如後世一槩廢之也故錄

陳人有武臣謂子鮒古今人表云曰夫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戾夫弗犯吐言而辨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子每探其意而按其事持
久歷遠遇姦勸善韓子未必非孔子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
知聖人無世不有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
世之聖人也子鮒曰子信之爲然是固未免凡俗也今世人
有言高者必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
談而無其實者也好事而未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
賢欲以取信於群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
先君之所自志也請畧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
諾子鮒曰乃者趙韓共并智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具臣而
後有功韓非書曰天子善之引以張本然後難之豈有不似

哉然實詐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公十六年四
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荀息與韓趙魏伐鄭遇東垣而還是
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後悼公十四年智
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恠意是則世多好
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
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植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
說以疑聖非所望也武臣叉手跪下謝之施施而退遂告人
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否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
精也

王應麟曰高赫事在孔子後孔鮒已辨其矣然傳記若此者衆說苑曰周威公問於寧子曰取士有道乎寧子曰楚

平王有十曰楚溪晉丘負客出亡之晉晉人用之是為城
濮之戰城濮在楚成王時以為平王謬矣辨又曰晉平
公好樂多賦斂治城郭有咎犯者見門大夫以樂見平公
內之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又曰石乞侍座於屈建屈
建曰白公其為亂乎又曰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前仲尼
問之使人往視又曰晉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書求
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按犯建子推息四
人事蹟皆在前劉子政博極群書何述紀之誤也初序楚
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皆不
同時鳳卿曰古人紀述之謬後生孱入之誣何啻韓子以
廢百先修所戒我恐後學蹈此轍卒廢洪功苟摘其小
瑕捨其百美雖六經尚可議良史如班馬其紀述之謬數
蓋有味此旨焉

斥韓子

淮南子

泰族訓

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修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
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

冠履而忘其頭足也今商鞅之啓塞商子有開塞篇申子之符韓
非之孤憤張儀蘇秦之從橫皆掇取之權一切之術也非治
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囊北而全楚北不
可以庸弦高誕而存鄭誕不可以為常

賢難

王充論衡

孫臏修能於楚龐涓自魏變誘以別之韓非明治於韓王

歷駁古人雖賢聖不避然其許非子如此可味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嗟士之相

妬豈若此甚乎此未達於君故受禍邪唯見知為可以將信
乎然也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晁錯雅為景
帝所知使漢法而不亂夫三子之於君也可謂見知深而寵

愛殊矣然京房冤死而上曾不知晁錯既斬而帝乃悔此

明未足以衛身故及難邪鳳卿曰京房之冤晁錯之斬一以

衛身何術之及也世有為比干正成之所為者有為滕房箕

子之所為者臣道何倚一塗治亂雖殊今猶古也憂國焦思

略血發疽今之比干正成也獻替不容辭職杜門今之藤房

箕子也志士之憂國不顧身固其所也若堂谿之規王充之

論亦是和泣之一端也不帝為世士發也故抱朴子云孫臏

思轉其秘器而司馬則之善非建治績而李斯殺之賈誼諫

慨懷經國之術而武夫排之子政忠良有匡危之具而恭顯

陷之和氏所以抱璞而泣血禽息所以發憤而碎首也意

抑老莊揚申韓抱朴子

縫線巨象不可以捕鼠

明二柄

抱朴子

二儀不能廢春秋而以成歲天地尚有春生秋殺明主不能舍刑德以

致治故誅貴所以立威賞賤所以勸善罰上達則姦萌破而

非懦弱所能用也唯明主善操二柄惠下逮則遠人懷而非檢吝所

能辨也項羽印頑失衆心

韓子解詁卷二十一終

新刊韓子解詁後叙

予家以勳將之曹。穀於平。雄藩者。於茲二百季
 矣。箕裘槍劍。枕藉鈴韜。克存乃祖家風。然未嘗
 有展百里之才。立一篇之言。以聞于世者。何則
 國家彙鍵橐之後。沿綿叢之治。專尚武斷。不遑
 粉澤。邦猷。其士大夫。馳馬試劍之業。是講鼓
 進金退之律。是習。人。皆謂仕家大業。無有過
 此者。以其餘力。而誦讀經史者。字鉤句鉤。不能

悉通其大義鳳也燥髮畧涉史傳旁繙家乘自謂家祖遠州君重久卒內府之正曹伏見城之世主生于永天之際歷事足利織田豐臣三家枕戈衽草櫛風浴雨攻城野戰之功不為不多斬將六人見續本朝通鑑謂斬二階堂駿河守軍家日向守古橋城主戶松左京播州中村城主梶原十右衛門入道之庵和泉家原城主寺町仙助和永久秀隊將芳賀某二十二戰事迹獲甲首十六級以英武知名乎天下詳在家傳文祿四年關白秀次罹禍君亦失位仙臺侯政

新刊韓子解詁後叙

予家以勳將之曹毅於雄藩者於茲二百年矣箕裘槍劍枕藉鈴鞞克存乃祖家風然未嘗有展百里之才立一篇之言以聞于世者何則國家襲鍵橐之後沿綿叢之治專尚武斷不遑粉澤邦猷其士夫夫馳馬試劍之業是講鼓進金退之律是習人皆謂任家大業無有過此者以其餘力而誦讀經史者字鉤句鉅不能悉通其大義鳳也燥髮畧涉史傳旁繙家乘自謂家祖遠州君重久卒內府之正曹伏見城之

世主。生于永天之際。歷事。足利織田。豐臣。三家。
枕戈。衽革。櫛風浴雨。攻城野戰之功。不為不多。
斬將六人。見續本朝通鑑。謂斬二階堂駿河守。州中村城主。梶原十右衛門。入道。菴和泉家。原城主。寺町仙助。松永久秀。隊將。芳賀某。二十。詳在戰事。傳獲甲首十六級。以英武知名乎天下。
支祿。四季。關白。秀次。罹禍。君亦失位。仙臺侯政。
宗。官津。侯藤孝。清洲侯正則。並辟不就。明年應。
藩。聘秩五千五百石。逆拔大聖寺城。奉使前鋒。
摩壘。賣勇。銳丸貫股。自若。復命。家臣戀塚某。作稱。
左衛門。逆拔大坂之役。野原某。兵衛。皆殊死戰。獲首。

級。以功。為大聖寺城守將。鎮加越。分界。慶長中。
君告老。仲子重次。林和泉。右衛門。襲職。父子相繼守。
城者十餘年。大坂之役。以宿將。從在中軍。預參。
謀畧。重次兄弟。率私徒。領先鋒。雪夜攻真田丸。
先。衆傳。壘炮矢如雨。徽幟。心。北陸之兵。無出。
其右者。仙臺侯政宗。安濃津侯高市。皆馳使。搗。
問。明年。軍再興。君留守城。重次兄弟。復領冠軍。
昊天奮戰。岡山。挺身。擄。追擊。突騎。大野。王馬。
守。先。數百步。陷。銳得馬。所向。無前。遂排捷。拔幟。
自岡山。至千貫。檣下。從。臣。轉戰。獲甲首十五級。

新刊韓非子解詁 右叙

大坂始平重次沙汰農政掌讞刑獄統平副
旨尋至參政奉教修大坂城寬永六年

臨藩邸召見重次賜御衣六領白銀數

十枚天語及大坂之開闢衆皆榮之八年申錄

功重次累秩至萬石附子重以記外三千石私

徒立殊功者有賞入勳藉於是乎一門之勇畧

著天下當時言大坂之功者四方未取證慶安

以來遇家不造余為遠州嫡胤命微祚薄雖不

能興先大夫之績豈徒局之章句作金華殿語

者哉然治亂異時文武互用假令用捨在人行

藏則我未必有展百里之才獨立一篇之言以

顯家祖之名此雖於橫草之功何必假旁人之

力哉時童子何知直欽家祖之華風誦先修之

成言耳矣豈遽克至此焉哉幸逢遇泰運吾

藩太公續

先朝遺旨徵士初覺創教化之基疏濬之源

屢臨文武二學勸課百僚治教休明十室之邑

皆知挾策鳳章及獲橫經乎泮水上

今公撫封鼎新學政鳳以遊倅承乏助教無幾

言事免職旬日復召校書閣中尋提舉選史局
假以尊經閣權監縱觀祕書頗如劉子政庶
累朝之熙化知講鄒魯之業加以父祖之庭訓
而不墮其傳習略領四子六經之大義旁羅九
流百家之要言至皇國典故則雖天茂金匱
之祕布不偶日緒言唐、稿盈縹緗伏惟謏劣
如鳳也才不及庸人實累百千之勤夙齡獲至
此者無一不賴
三朝之鴻澤 同文之弘化報 國之心日切
一日夙夜念茲百身不及然無建識立言有效

於國若秋毫之末讀書萬卷雖多何為深以愧
先修矣與悱憤不言死同草露寧若履古人以
託吾志烏哉顧韓子之為書身虛名貴實用務
兵農擠蠹竭排抵巇警時君未見數、技、如
斯其切者也柔主聞此知自警懦主見之有立
志矣何況並主乎是故孔明罵此勸之蜀主李
先以此主說魏祖蘇綽述要周文前席遂良論
儉太宗引証自古明王賢相用是都吁乎一堂
以通時務以助世法權畧智調寬猛相濟者亦
何恨焉世亦有以斯書為軍虜以獲進前可以

得至說帝王治化之典則莘野之勳亦可復許
乃一得之言不可謂無補 聖朝何啻國焉身
共竊取舊稿以補綴之聊續古之人編摩已成
刻之家塾獻之 公所布之普率者希寰中人
收幸讀解詰以領大義得通時務以保黔黎可
知金澤之餘波覃及海之內外也此生也實不
與草露同朽矣果然則吾先人亦与有力矣
加賀藩左親衛騎隊津田鳳卿邦儀父謨



和漢
西洋

書籍賣捌所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太良町

積玉圃

柳原喜兵衛

